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北洋军阀

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北洋軍閥

(四)

来新夏 主编
来新夏 编



B

986961

(沪)新登字101号

封面题字 郭沫若
责任编辑 徐 跃
封面装帧 邹纪华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北洋军阀(四)

李新夏 主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江苏如东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7.5 插页1 字数 626,000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

ISBN7-208-00938-4/K·347

定价: 26.40 元

编者说明

本册所收资料，自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下至一九二七年北洋军阀统治势力的消亡。内容有两度直奉战争、直奉联合统治、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和北洋军阀势力的失败等。

这一时期的资料有若干种成书（包括小册子），虽然涉及一些史事，但其中含有政治性攻讦内容的也占了一定的比重，为此我们从中选择了几种首尾比较完整，论述可供参考，资料可备引证者，而其中个别资料与现已刊行资料重复也就难以避免了。

本册为使读者更多地接触原始资料并可以与之已有成书比照参考，较多地选录了档案资料，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出自直系之手的两次直奉战争档案和辽宁省档案馆所藏、出自奉系之手的密电密情，以及上海市档案馆所藏、江浙战争时期的《警务日报》等，都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本册还收入了《中国军队的军事力量——军阀统治时期》一书。该书作者劳伦斯·英培曾作为随军记者目击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战况，所记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本册原定由姜向哲同志编辑，因姜君在提出初步选目后即赴日进修，遂改由姜新夏编辑。

编者 一九八九年七月

北洋军阀 第四册 目录

第四部分 两次直奉战争与直奉军阀

直奉战争纪事	刘楚湘编	张祥生编	五
癸亥政变纪略(选录)	古藩孙著	刘本军标点	二九
甲子内乱始末纪实	李泰葵著	刘本军选辑	三三
善后会议资料(选辑)	文公直主编	莫建来标点	三二
国民军史稿(选录)	胡菊尊选辑	来新夏选辑	四一
国民革命北伐成功史(选录)	来新夏选辑	来新夏选辑	四二
北洋政府档案(选辑)	来新夏选辑	来新夏选辑	四三
奉系军阀密电(选录)	来新夏选辑	来新夏选辑	四四
奉系军阀密信(选录)	来新夏选辑	来新夏选辑	四五
《警务日报》(选译)	来新夏选辑	来新夏选辑	四六
中国军队的军事力量——军阀统治时期	上海市档案馆供稿	杜志杰翻译	四七
	劳伦斯·英培著	周崇志译	四八

第四部分

两次直奉战争与直奉军阀



张梓生 编

直奉战争纪事

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



直奉战争纪事

张梓生 编

目 录

- 一 战争之原因
- 二 战争之导火线
- 三 开战前之调和
- 四 战前两方之局势及各省之牵动
- 五 奉直两方进兵之情形及其实力
- 六 两军开战前之军事计划
- 七 开战前之哀的美敦书
- 八 两军之决战
- 九 奉军溃兵之缴械

《直奉战争纪事》系《壬戌政变记》（一九二四年商务印书馆东方文库本）中的专篇，全篇分十四题，对一九二二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始末记述较完整。

十 战争中两方关系者之动作

十一 事后之惩办

十二 外交之影响

十三 近畿战后之轩然大波

十四 奉直战事之结束

民国成立以来，十有一年，国内战争之祸，无时或已，其间除南北战争，现在尚未结束，各省局部之战，关系国家较小，不能计及外，则民国二年有袁氏统一全国之战，而长江沿岸以及湖广各省莫不被其灾；民国五年有各省反抗帝制之战，而川滇黔粤受祸尤烈；民国六年有张勋复辟之战，而京畿附近，凤鹤频惊；民国九年有安福党人之战，而直鲁豫各省，咸受其殃。战争之期间既接续不已，战争之区域亦几遍全国；吾民之身受其祸者，真欲诉而无门矣。安福党人败后，吾人民方冀体养生息，渐臻平安，以徐图南北之妥协，而恢复十年来斫伤之元气；乃奉直之战机骤启，全国各省，咸有牵动之势，交通阻滞，商市萧条，值华盛顿会议解决远东问题之后，不务修明内政，整理金融，乃牺牲大好时机于兵戈戎马之间，其可惜为何如！今者奉直两系之战，虽以最短之时间，得大体之解决，而国内犹复祸机遍布，有触即发，吾人民对此艰难之时局将何以图其善后而免其祸害乎？爰乘战事暂告段落之际，秉笔记之，上稽事变之由来，下及最近所能确定之事实为止，俾读者浏览一过，对于此次奉直战争，即可得一具体之观念，而惩前毖后，亦可为将来之借鉴也。

一 战争之原因

奉直两系势力之成立，为近数年间事，而两系之互相水火，尤为安福系倒后始行显露之事实。盖

前者，奉之张作霖与直之曹錕虽不甚相融，而两方势力尚未抵触，彼此亦无大不了事以为之梗；吴佩孚更远处岳阳，不至与奉天方面有所冲突。吾人回忆当吴佩孚自岳州班师北退之际，其所虑与为敌者，除皖军方面以外，尚有关内之奉军，然经几度磋商以后，奉军竟不为吴患，则此中关系，不难概见矣。安福系既败，吴佩孚声威大振，势力亦骤然扩大，张氏对之，未免不嫌于心。当时战事甫息，而外报即纷传奉直冲突，三使进京之时，张曾而指吴短于曹錕，此实奉直战争最远之线索，面曹张联姻之举，即所以弥缝奉直两方恶感使不致立时决裂者。自此奉直两系各尽力以图本系势力之扩大，而每经一度之发展，两方即不免暗中有有一次之冲突，结果则各得相当之交换，以维持其势力，面暗中更各竭力相斗，以至于今日而始有解决。吴佩孚练兵洛阳，扩充师旅，整饬戎行，人皆知其志不在小，张作霖雄踞关外，敛集军需，蓄养实力，亦与吴氏相对待，其所以不即接触者，实张曹联姻之效果，曹氏中隔两方，对奉天以姻娅之谊，对洛阳以部属之情，相与周旋而为之排难解纷。又靳云鹏方执中央政柄，遇事以保持各方均势为务，使两系利害，不致过于冲突，如去年天津会议，奉系得在关外三省及各特别区域内扫清系外之势力，而直系亦得陕省地盘，并得撤去豫陕奉军以免卧榻之旁有人酣睡，即其例也。天津会议分配利益后，其与两方最有关系，而使分配后之利益又相冲突者则为鄂省之事变。盖鄂之王占元，本与奉张直曹并合而成三角之形势者，乃不幸王氏自天津会议返鄂后，部下迭起变乱，致为鄂人所不满，又阻遏鄂人自治潮流，以起湘省援鄂之师，当此之时，吴氏偏师来鄂，击退湘军，遂以两湖巡阅使之名义，占有鄂省之地盘，虽王氏肆其远交政策，联奉拒吴，而其结果，吴氏势力，益见扩大，奉直冲突，又益接近矣。自此至今，一年来之时局，实无时不可爆裂，三角之形势既破，轻重不均，危险实甚，其所以尚

能支持至今者，一仍因中央之靳，保定之曹，合力以求缓和，其同事迹，历历可见，一则因张吴各知其力之未充，不足以制对方之死命，恐一旦决裂以后，胜负之数，未可豫卜，各于表而不得不示静止之状，而暗中则反，各尽其纵横捭阖之技，以求活动于南方，而待事机之成熟。如此情态之下，使无导火之线以引其爆裂，或中间和缓者之力不即减退，以阻其爆发之机，则或可维持表而之和乎，以迁延岁月，亦未可知。乃忽而梁阁成立，两方利害，冲突益甚，乃不得不各出全力相周旋，以求时机之早熟矣。

二 战争之导火线

梁士诒之组阁，实为此次奉直战争最大之近因，盖靳去梁继，表面虽得奉直两方之同意，而实际为吴氏所不满，又于十一年元旦下令赦段芝贵、张树元、曲同丰、陈文运、刘洵、魏宗瀚诸人通缉之罪，当时共相谣传，谓安福系交通系与奉天方面暗中结约，拟于军餉上抑制吴氏，使洛阳吴部军队，因乏餉溃散，藉此以制吴氏之死命。适其时华盛顿会议中中日代表磋商山东问题正在吃紧之时，梁士诒突令中国代表向日退让，全国各界莫不愤恨，洛阳方面，乃于一月五日发出通电，指斥梁氏，谓：自鲁案问题发生，展至数年，经过数阁，幸赖我人民呼吁国教，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会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次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尽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受种种拘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

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迳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閣所不忍为不敢为者，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号，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纵梁士诒勾结党，卖国媚外，甘为李完用、张邦昌而弗恤，我全国父老兄弟亦断不忍坐视宗邦沦入异族。祛害除奸，义无反顾，惟有群策群力，亟起直追，迅电华会代表，坚持原案。」其对于梁氏，盖已不留余地。自此电发出以后，不但直系各省督军省长如苏之齐燮元、王瑚，鄂之萧耀南、刘恩源，陕之冯玉祥、刘镇华，鲁之田中玉，赣之陈光远、杨庆鑒等，连发通电，响应吴氏；即豫之赵倜，皖之马联甲，与各省属直军官，亦均有电赞同吴氏。奉天方面，乃电致中央，谓：「某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閣，诚以华会关头，内閣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閣甫经宣布进行，微日通电，亦不过陈述进行实况，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毋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事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云云。其庇护梁閣，指斥吴电，固已昭然若揭。于是内閣问题，完全成为奉直问题。吴氏继续发电，既宣布新内閣罪状，又限定梁氏七日内去职，措辞极为激烈，各督军省长，亦迭电请罢斥梁士诒，卒至梁氏不安于位，请假赴津。而奉天方面，则宣言维持体面，不愿使自系拥护之人被斥去位。两方争持，梁

氏续假，战机乃愈迫面愈近矣。

其尤使此次奉直战争不能罢息者，则为南方孙文遣伍朝枢赴奉与张氏磋商条件一事。伍之赴奉，据伍氏在上海向各方宣言，纯为报聘性质，谓奉张迭次派员赴粤表示好意，粤政府以礼尚往来之谊，自有报聘之必要，而对于奉粤联盟一层，伍氏只承认其可能，而力辩其并无有订立某种条约之事。但据当时各方面传说，则谓「奉粤皖三系携手，以谋统一，暗中接洽，似已成熟。」种种推测之辞，固不能谓为无因。当时中央及曹氏方面，迭次遣使赴奉面卒不能得少许之成绩者，实此中关系有以使之然也。

据当时所传消息，谓奉粤皖三系联络之结果，拟召集各系代表，在天津开全国统一会议，其会议中之议案，已由三系先行暗中商妥，大约：一，以孙文为大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梁士诒为总理；二，免吴佩孚直鲁豫副使之职，着率所部归两湖巡阅使本任；三，大赦安福党人；四，任张勋为苏赣皖巡阅使，段芝贵为直隶督军；五，恢复旧国会，制定宪法。以上条件，据当时某外报通讯，谓保定曹氏方面，可以不生问题，洛阳吴氏及直系各督如有反抗者，则三系并力攻之，以为武力之解决。吾人观张氏运兵入关，即以保护天津会议为名，不能谓此说完全出于好事者所臆造，而奉直战争之导火线，固已伏于此矣。

三 开战前之调和

此次奉直战争，自一月间张吴发电互诟后，直至四月底始实行接仗，其间四个月之酝酿，调停之空气，和平之表示，大足迷国人之目。盖保定之曹氏，只求维持现状，不欲过为冒险，故自奉洛情形渐形险恶，即极力避出冲突潮流，退居调停地位，以求战祸之消弭；公府方面，亦惧奉洛兵戎相见，竭力向双方调解，而实际只以延长战争酝酿之时期耳。

二月八日之奉天会议，曹錕遣王承斌出关调和，同时张景惠因参与会议出关，公府方面亦委托以调停之使命。八日议毕，王返保覆命，以未得要领，十一日王复出关，同时赵尔巽亦由公府方面派遣赴奉，并传携有某项条件，更有传洛阳方面亦遣车庆云出关释解意见者，结果皆不得要领。其时奉粤联络成功之消息，尚未传出，故双方尚有去梁留叶与梁叶同去之磋商。

二月中旬时，梁士诒既二次续假，张作霖更欲全撤关内奉军以表示决绝之意。于是公府方面，乃使孟恩远以磋商善后名义赴奉，保定又遣王承斌三次出关。孟抵奉后，不能得一进言之机会，王则欲求关内奉军不调动而不可得。其时张景惠由奉回京，其所资来之消息，颇能助长一时和平之空气。此时之局势，曹錕左右之曹锐、王承斌与张作霖之亲信张景惠、秦华，均主张平和，愿向双方疏解；奉天之态度似激似和，所传消息，颇难判断；洛阳之吴佩孚，外间虽传有召集会议之说，而态度却非常静默，并时对人言，奉直并无恶感，亦决不致开战。此时时局之真相，大有令人莫名其妙之感矣。